

古佳妮

在失衡中尋找平衡

流動的世界 堅韌的身體

風格犀利、大膽的內地編舞家古佳妮，其最新作品《遷徙》早前於上海及北京上演，好評連連。作品獲西九之邀來港，現正於西九自由空間上演。

古佳妮的每一個作品都經歷數年的醞釀與實驗，在快速運轉的當下，她堅持沉住氣，慢慢打磨。《遷徙》延續了其一貫風格，冷峻、精準。舞者與紙箱、人偶、繩等物件的互動，構成變幻的碎影，展現藝術家眼中不斷流變的世界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

「我的作品會讓腦袋想得很疼。」古佳妮笑說。這位年輕編舞家至今交出三個長作——《右一左一》、《插銷》，以及正在西九自由空間演出的《遷徙》。這些作品都有着簡約的線條、冷硬的色調和鋒利的質感，這也幾乎成為了她的簽名式。坐在記者面前，笑稱自己是「不能吃辣的四川人」的古佳妮本人，看起來並沒有那麼尖銳硬朗，甚至有種質樸的可愛，但當她描述起作品時，條分縷析、乾淨利落，又呈現出和她作品一脈相通的理性特質。

這一刻，她用雙手在桌上比畫出一個小地圖，這樣描述自己創作的過程：「我給了自己無數個通道，可能前期有三到四個切入口，從不同的角度進入作品。人就會比較分裂一點，去嘗試每個角度行不行。如果都是可以通向這個點的，就會繼續嘗試不斷深入。所以，從實驗的口來說有很多個選擇。但如果這個作品只有一個選擇，這條路很『死』，我就不會持續下去。我會選一個從不同的路下去都可以的來開始。」

複雜、多變、困難，這樣的創作才有意思。這，很古佳妮。

對流動的敏感

《遷徙》正式的創作實踐從2018年開始，靈感來自於對「流動」的思考。「我是尊重了一個自然。」古佳妮說，「我觀察到人的流動、物件的流動。其實沒有真正停下來東西，怎樣的變動和轉變都是因為流動而產生的。」

其實在更早的數年前，她已經在日常生活中觀察人的行為、捕捉瑣碎信息，並逐漸發覺自己對「流動」的敏感度越來越強。「我以前覺得，自己的優勢是專注，站在一個地方，就會被一個東西吸引。而到18年的時候，我發現，站在這裏，我會

收納很多東西，包括空間、光、聲音、人……這個時候我發現，我可以做這個作品了，因為可以收納很多信息進來，所以這個作品容納了很多，有物件的信息，有物理距離的信息，還有人的心理轉換的信息，還有聲音的信息，它們交織在一起成為了這個作品，少了一樣可能都不行，都很難流動起來。」

如何用舞作來展現一種萬物不停流變的狀態？《遷徙》中，舞者與舞者間、舞者與物件間，高速的滑動，來回的觸碰、推拉，一個動作誘發了下一個變化……像原子般無限運動推衍。

但古佳妮想做的遠不止呈現一種表面的動態。「裏面會涉及人與物件的流動，同時也涉及為什麼會流動，然後涉及心理現象。這就是我比較感興趣的，我們看到一個結果，裏面是什麼原因？我就一直剖析。」她說，「這個命題對我來說感覺會大一點，因為很瑣碎也很具體，我要做的就是這些事情牽繫在一起，而且要牽繫得合理。於是裏面就會有一些你可以想通的，又有一些天馬行空的；有特別現實的，也有特別不現實的。」

把舞者推向險境

在古佳妮的作品中，舞者的身體往往被推向危險的邊緣，編在極限邊界反覆試探，有時看得人捏一把汗。這次在《遷徙》中，她想探索的身體運動又有些微的不同。

在她看來，同一個移動盒子的動作，帶着動機去動和簡單地動所展現的寓意是不



●《遷徙》中舞者與紙箱互動。攝影：胡一帆



●古佳妮 攝影：尉瑋

同的。「就像他賦予了這個動作意義，而觀眾也可以去解讀。但通常的舞者、普通教育產生的舞者，就不是太會去想，而是先動了。」再加上舞者的身體因為過度訓練，有時會出現身心不一的狀況，例如被推一下，在腦子思考前，身體已經迅速地作出了反應，「先動了，後來才發覺：啊我不應該動的。這個是過度訓練所帶來的舞者的軟肋。」在《遷徙》中，舞者首先需要去反思這個心理層面的空檔，「要先想到我為什麼要這麼做，再去動。」

古佳妮的作品往往涉及到人與人、人與物件之間的關係，在身體的運動方式上，她通常選擇用物理的「力」來產生。例如推，如何在失衡中保持一種平衡，在被推動時減少身體的僵硬反應而尋找到鬆弛的韌性，對舞者來說是一大挑戰。古佳妮舉例道，正如在日常工作中用力過猛可能反而事倍功半，舞者的「力」亦如此。「太過用力，就會被捲入其中，身體非常緊。所以我們一直練的其實是把舞者推向一個險境，但在險境中又去尋找一個比較舒適的方式。作品中總會有很多快速的運動方式，人通常在被特別快速地推動時，反而會難得進入一種鬆弛的冥想般的狀態。」古佳妮認為，這對舞者來說，其實要求的是保有一種對當下的覺知，一種對力量和方寸感的敏感把控。「而且不能是這個環境中這麼把控，下個場景中就一樣去把控，那可能就不合時宜了。這和人與人的相處其實也是一樣的。」這不也暗合了「流動」的主題？



●古佳妮及十口無團《遷徙》 攝影：華棟

排練一波三折

塵土中練習 展現原始生命力

《遷徙》創作的三年中，排練可謂一波三折，因為沒有固定的場地，舞者們輾轉多個「奇特」地點進行練習。

最先舞者在古佳妮家附近的地壇公園的羽毛球場練習，但因為地面有草、很濕，限制了動作的發展，於是遷移到宋莊的一個雕塑工作室，光滑的地面讓舞者可以實驗各種滑行的運動方式。「但慢慢地，我發現物件陳列的方式，決定了這個作品的規格相對是要比較大一些的，我們需要更大的空間。」機緣之下，舞團來到郎園位於八寶山的新空間。這個空間很大，但因為剛剛建好，水泥地還沒有處理好，稍微一動就粉塵飛揚。「看到那個地的時候，我還試着做了一下地面動作，感覺很舒服，結果起來一身灰。我就和舞者說每天拖一次，但其實施完後你在上面一躺一睡一動就基本一身灰，那個粉塵又起來了。之後的三個月就在那個水泥地上。很有趣的是剛開始去的時候，那個地板還是有顆粒、粗糙的，排完後，那個水泥地就被我們包漿了，平掉了，還可以滑行！」古佳妮大笑。

在這樣的地板上練習，戴上的護具都很容易壞掉，舞者要克服的困難可想而知。「因此我看到這些舞者內在是很強韌的。那個時候我們在排最後幾個部分的時候，他們專注在內容上，其實也忘記了環境很惡劣。後來西九的Karen（西九表演藝術（舞蹈）主管張月娥）就在粉塵飛揚中來看我們，那粉塵揚起來，就像舞台效果一樣。」

古佳妮說，這個作品的深層意義正是展現生命力最原始、質樸的動力。而因為這些排練場地的變化和挑戰，正讓生命力的展現更為突出。「最後作品出來，特別是在粉塵中跳的時候，看到最後一幕我有時會有一點淚。在那樣一個環境的對比下，皮肉就變得非常突出，原始的舞者的每一個支撐，推地的每一個動作，都會給我帶來一點觸動。」

開玩笑地問她當後來來到有着專業舞蹈地板的舞台上，舞者會不會反而不習慣？「一下可以滑很遠，大家都說好舒服啊！」古佳妮笑說：「去到劇場，我們盡可能還是保留原始的感覺，去掉修飾，留下建築本身的鋼筋結構，來體現這個作品一直在『建』的感覺。」



●《遷徙》挑戰舞者身體極限。攝影：華棟



●《遷徙》 攝影：華棟

古佳妮及十口無團《遷徙》 日期：今天(10月2日) 晚上8時 地點：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自由空間大盒

劇場與科技

——《仍…息在零地》與《給下一輪(虛擬)盛世的備忘錄》

敢觀舞台

劇場與科技，一直是藝術家、表演藝術界熱衷探討的課題。談劇場與科技的時候，自然不僅僅關注傳統台燈聲或多媒體劇場的應用，而是聚焦於科技化的藝文表演，並透過應用科技及演出場地設備的配合，使得整個觀演經驗立體化、推進想像力。劇場與科技已是世界表演藝術的大勢所趨，Hologram 全息投影及3D Mapping 光雕投影等，愈來愈多見於舞台；無怪乎不久便與香港觀眾見面、位於九龍灣的東九文化中心，積極與世界接軌，定位為多媒體、科技化演出的創發基地。九月月中旬於葵青劇院公演的梁基爵《仍…息在零地》，甚至是東九文化中心的特選項目，在同年APA版《息在零地》的基礎上再發展，使得藝術家在更充裕的資源下，進一步迸發創意。

記憶中從2011《電紫兔/克》，梁基爵已在舞台通過複雜的電子合成器奏出不同音樂或聲響，與投影的不規則圖案變化，合成一齣齣「視覺化音樂演出」。多年後的今天，「梁基爵劇場」從早年相對簡單的「撫摸三角畫框便會發出輕柔音樂」，到《仍…息在零地》直接安排機械與人的擁抱/擁吻——《仍…息在零地》把場景背景安排在疑似「敵托邦」的窮山惡水，那是人類一切湮沒後的「零地」，冷冰的客觀環境與(生命體)渴望 human touch 的極端氛圍。在沒有強勢的故事主導下，三台機械臂的互動便是舞台上敘事一部分。從開閉的撕(報紙聲，到後來在程式編寫中創發的刮砂紙聲、機械呼吸聲等等——機械似乎比人類更人類，現實中的人類又比機械更機械。《仍…息在零地》連串媒體藝術、裝置、電子音樂和影像，末段出現「環迴立體聲」般的「如來神掌 vce 暈暈」聲效(按：據悉



●《仍…息在零地》 康文署文化節目組供圖



●《給下一輪(虛擬)盛世的備忘錄》中觀眾透過VR眼鏡感受虛擬世界。 攝影：YC Kwan

為 immersive sound system)，生活化之餘，令人思考場地類似 Soundscape 音響系統滲透力及燈光級水平的投影系統；《仍…息在零地》作為東九文化中心鼎力支持的示範作，在展示了其中一些可能。

同是劇場與科技的結合，劇場媒體藝術家楊振業主理的 Paprika Studio 以 VR (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) 劇場形式，在較早前發表《給下一輪(虛擬)盛世的備忘錄》，重新改編卡爾維諾名著《看不見的城市》，講出一個不一樣的馬可孛羅「東遊記」故事。2017年的《禁式極樂園》，劇團明顯對於VR劇場躍躍欲試，試行將VR裝置放到前台，開場前讓觀眾「試玩」。相對來說，《給下一輪(虛擬)盛世的備忘錄》的VR實驗更多，VR的情節部分包括不花刺城商業大街、馬可孛羅樂園和克馬塞巴

河的360影像，影像不但色彩繽紛，還與觀眾有種種互動，如吉祥物與觀眾打招呼，有小貓在腳邊徘徊可供逗弄，甚至有機械武士被按掣操控等等。

有趣的是，《給下一輪(虛擬)盛世的備忘錄》的VR部分必須要觀眾戴上眼罩觀演。VR虛擬實境與真人演出的劇場部分，呈「單雙節形式」交替出現。即觀眾進場後，需得在昏暗的場內先看一段VR置身「東遊記」，再卸眼罩觀賞3D蒙古包模型骨架下「馬可孛羅與忽必烈」的對手戲。前者的VR讓觀眾以第一身感受馬可孛羅如何走入奇瑰的神秘世界，加上資深劇場導演/演員陳麗珠聲音導航，令人在大觀園中感覺陌生又熟悉；後者則時刻提醒着(眼罩中的)VR世界始終是「戲中戲」，馬可孛羅和忽必烈各有文化背景和情志，互相好奇亦難免針鋒相對。因此，VR與真人之間、戴上和卸眼罩之間，既是遊走於虛擬世界與現實空間，也是「馬可孛羅與忽必烈」兩個世界的切換。最後陳麗珠的聲音導航溫馨提示觀眾完場後，走出表演場地(沙田大會堂)便是新城市廣場，催促觀眾回到現實世界，又是另一種「間離效果」。

想當然的是，《仍…息在零地》與《給下一輪(虛擬)盛世的備忘錄》分屬兩種不同走向的「劇場與科技」的摸索實驗，機械、音效、投影、虛擬影像與真人舞台演出互滲互動，真幻交纏。如同大家熟悉的Cyberpunk，正是動畫、視覺藝術、電影、文學的不同元素混雜。這似乎已不單是表演藝術可行的實驗方向，藝文世界的combination of low-life and high tech引起觀眾無窮想像，恰恰是最吸引人之處。

●文：梁偉詩

周末好去處

Michael Lau 個展 MAXX HEADROOM

Woaw Gallery 中環空間正在呈獻香港知名藝術家 Michael Lau (劉建文) 的個展「MAXX HEADROOM」，展出以其標誌性的「Gardener」系列經典之作演繹的全新繪畫和雕塑作品。從1998年創作的個首個「Gardener」系列標識、手稿、漫畫和專輯封面等不同重要時刻引發到 Michael Lau 新近創作的「MAXX」繪畫和雕塑，是次展覽邀請觀眾走進「Gardener」和藝術家的心路歷程，分享其堅定不移的藝術信念和持之以恆的創作動力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10月23日 地點：WOAW Gallery 中環



梅田宏明《密不可分》 舞者化身光影粒子

9月29日夜晚，日本藝術家梅田宏明為觀眾帶來了他專為線上觀眾打造的作品——《密不可分》。此作品由西九自由空間及日本橫濱紅磚倉庫一號館共同委約，經歷三年的實驗和發展，其最後階段的演出將在2022年於香港自由空間首演。

梅田宏明不僅是編舞家及舞者，也熟悉多媒體藝術，《密不可分》就結合了常見於電子遊戲的眼球追蹤及擴增實境(AR)技術。作品背後的技術使用說來複雜甚至難以理解，作為普通觀眾，最大的感受是：數碼技術與舞蹈的相結合，原來可以有這樣的角度！乃因整個作品的焦點也許並不在動作或身體的展示，而是舞者與環境之間既親密卻又無比疏離的關係，可以藉由電子粒子來展

現無遺。

演出一開始，畫面如同進入黑白世界，觀眾如同置身於宇宙中被星塵包裹。遠處逐漸出現不斷運動的小點，慢慢可分辨出原來是舞者正在舞蹈。三位參與舞者的現場舞蹈，被高速攝影機捕捉，再經過數碼處理，成為虛擬作品的部分。在觀眾眼中，舞者的身體與環境，皆幻化為光影粒子，不斷聚散。隨著音樂的變化，畫面的圖形與舞動的節奏也不停變化。據聞，梅田宏明向心理學和認知科學取經，作品虛實交錯，迷幻情境喚起觀者的不同想像。例如圓融聚散的粒子包圍舞者周圍，以舞者為中心一張一弛，雖是數碼時代的像素景觀，卻讓我聯想中國山水的遠景與留白；又如舞者的身影在橫線切面上閃動，時而凝聚成清晰人體，時而在拉扯中瞬間消散，又讓我不自覺想到忙碌都市中的繁忙街角。

演出後，梅田宏明還直接參與了演後談，現場嘉賓針對對作品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解說。

●文：草草 整個節目將於10月6日至8日在網上提供限時播放，詳情請瀏覽：<https://www.westkwoon.hk/tc/um-eda2021#overview>



●梅田宏明《密不可分》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供圖